

南昆人风采

——记建设南昆铁路的人们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昆铁路



建設南昆鐵路
造福西南人民

江澤民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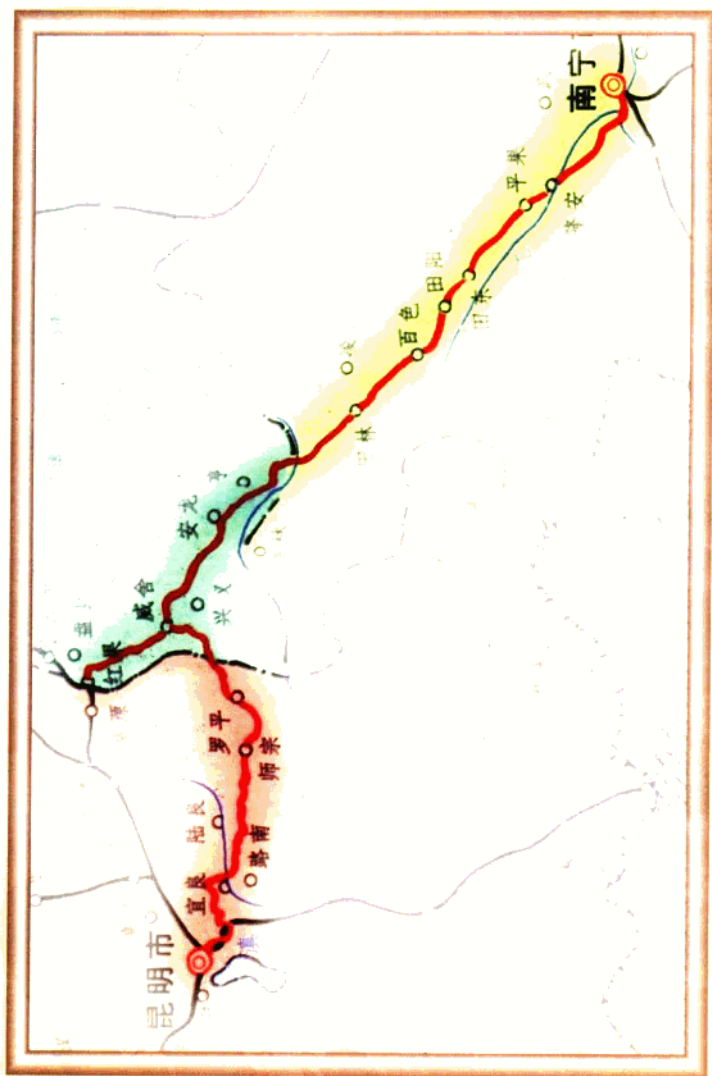
建設大通道
开发大西南

李鹏

一九九二年

十二月廿日

南昆铁路地理位置图



序 言

○蔡庆华

建设南昆铁路，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继成昆铁路之后，在西南艰险山区修建的又一条长大铁路干线。东起南宁，西至昆明，北接贵州红果，全长898.6公里。在铁道部的正确部署指挥下，在滇、黔、桂三省区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十一个铁路设计、施工单位的六万名干部职工在地形极为险峻，地质极其复杂，施工极端艰难的红土地上，风餐露宿，顽强拼搏，以科学的态度，非凡的勇气，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绩。

南昆铁路建设者“为造福人民勇于攻难克险，甘愿吃苦奉献”的南昆精神，感召激励着铁路新闻和文学工作者们。他们以满腔的热情深入到火热的建设工地，体验生活，以敏锐的触角，独特的视野，饱蘸激情的笔墨，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南昆铁路建设的典型报道作品。《南昆人风采》就是从这些作品中精选而成的。

翻开这本典型报道集，我们仿佛看到在云贵高原那

片热土上的筑路英雄们战塌方涌水，治膨胀岩土，斗泥石流，抗高瓦斯、高地应力，以满腔热血大写着“人”字。他们当中有领导干部、指挥员、科技工作者，也有一线工人；有先进生产者（工作者）、劳动模范，也有平凡岗位上的无名英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南昆线建设过程中一批有血有肉、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形象：有懂管理、善指挥的年轻干部，也有默默奉献、老当益壮的老英雄、老模范；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热血男儿，也有不让须眉的中帼英雄。这些典型形象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鼓舞奋进的力量。作品紧紧抓住南昆铁路建设这一重大题材，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南昆铁路建设对于加快开发建设大西南、造福西南人民的作用和辉煌成就；充分表现了南昆铁路建设者们为国分忧，为民造福，为工人阶级争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光荣感，展现了筑路工人勇于攻坚克难，甘愿吃苦奉献的崇高精神；同时，也生动反映了西南三省区和沿线各族人民对南昆铁路建设的热情关注和巨大支援，描绘出了路地双方齐心协力共建南昆扶贫线、致富线的动人情景。

突出表现了南昆铁路建设的典型环境和铁路特色，是这部作品的又一鲜明特点。作者通过历史的回顾、环境的渲染、背景的烘托、细节的描写等艺术手法，将大西南神奇的地形地貌、险峻的大山河谷、瑰丽的风土人情，以及南昆铁路建设大气磅礴的气势、恢宏壮观的场景、惊天动地的壮举艺术地再现出来，如一幅幅引人入胜的壮丽画卷，向人们展示出南昆铁路建设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条铁路建设的艰辛与辉煌。艺术表现形式颇具多样化，有历史地全景式地鸟瞰，也有近距离体察入微地描写。语言文

字也各有特点,有精工细刻,也有写意泼墨,表现出作者们不同的艺术感受、创作风格和写作功力。

这本典型报道集,真实地再现了建设南昆铁路的人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的好教材,它的出版,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是我们共产党的宗旨,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时刻应遵循的行动准则。共产党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最终完成历史的使命。南昆铁路已于1997年3月18日全线铺通,南昆铁路建设者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目 录

重塑南高原	曾 瀑(1)
恢宏的历史大穿越	
——南昆铁路建设纪实	田永元(79)
山样的情怀	
——记好人马鸿臣总工程师	建 华(94)
风雨南昆路	马有举(133)
南昆壮年华	建 基(158)
“长院监理”	李 松 张惊涛(172)
情注大西南	
——访铁五局南昆指挥长廖少华	陈奇若(183)
铁骨男儿	姬 妮(194)
无悔的追求	杨 楠(207)
铁血雄风	姜书范(218)
隧道情痴	王合项(250)
超 越	方楚晶(263)

与大山较量的人

——谢金康和党员敢死队鏖战草庵隧道纪实

.....	丁志强	296)
情真意切电化人	周金祥 曹 利	(333)
穿越迷宫	王立武	(345)
为了你,家竹箐	陈奇若	(384)
云岭大鹏	郭瑞民	(401)
夕阳无限	李庆安	(436)
南昆杨连第	姚祖强 严文成	(455)
人生的支撑	任碧江	(467)
生命,与红土地同在		

——记铁十五局二处原南昆铁路指挥长石安邦

.....	陈雪儒	(480)
为了南昆线	胡安超	(494)

重塑南高原

○曾 瀑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 岛

即便是当初这颗年轻的地球上果真出现奇迹，有生命和思维存在，恐怕谁也弄不明白那次诡谲而又悲壮的漂泊。

那是自然界发生的一次非常遥远事故，其苗头萌芽于大约六亿年前，在地球南部的茫茫大洋上，一艘巨大的自然之船，满载着高山大河神秘地向北缓缓航行。这是印度次大陆，一片骚动不安的大陆板块，在来自地球内部强大动力的驱使下，正行驶在时间和空间的万顷碧波之上。暴戾的海风撕破了白帆般升起的云幢，猩红的夕阳颤抖着沉入海平线，这片漂移的大陆像一只被巨浪吞没的浮标，剧烈地颠簸着，骤然掀起的岩石挟裹着飓风沿地球的切线飞出，隆隆地坠落在弧形的洋面上。它跨过赤道，鬼使神差地越过

特提斯古海，猛烈地向着远处的亚欧大陆靠近、俯冲。一场震撼寰宇的大碰撞发生了。在一片照彻太空的火光中，青藏高原在滚滚尘埃中巍然崛起，喜马拉雅山脉在重重迷雾中横空出世。

在这场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崛起的还有雄伟壮丽的云南高原。

中生代侏罗纪，在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板块的强大挤压下，这片大陆随青藏高原一同迅速隆起，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巨大褶皱和断层出现了。时光的巨流在这幽深的峡谷中湍急向前。生命的种子无声飘落。在大自然雕刻出的云雾缭绕的深痕里，长出了森林，长出了稻谷，长出了孔雀，长出了大象，长出了元谋猿人，长出了25个花朵般的民族，长出了三月街，长出了大理三塔，长出了圆通钟声，长出了灯光火把，长出了棍棒刀枪，长出了一部英勇悲壮的云南志。

鸟瞰千古路

春节刚过，我便接到大路文学总编辑钮鲁生先生的通知，要我去采写一篇反映南昆铁路建设的报告文学。我采访的具体单位是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南昆铁路工程指挥部，其工区全部位于云南省境内。我手里拿着发自北京的传真电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将要去的地方，正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极其复杂的情感，我的心底深深地埋藏着一个难以化解的情结，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而又苦涩的梦。要不是琐事缠身，我恨不得连夜启程。我彻夜未眠，被记忆照亮的思绪风起云涌。我心里奔腾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和冲动。我仿佛觉得，这篇文章，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苦苦构思了，我从童年构思到中年，我由儿子构思成父亲，已经构思了几十年了。

16年前的冬季，我离开了乌蒙山中的那个遥远的小山村。记

得那天，我在山坡上烧草皮灰，大队民兵营长王耀才找上山来，说要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当我从他的手中接过那份白纸黑字的入伍通知书时，激动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疯狂地跑到悬崖畔，将我用了多年的铲锄呼地一声掷进山谷。我顿时觉得自己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我跪在地上，对天发誓，到部队后一定要拼命地干出个样来，永远也不要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地狱。

自懂事起，我就对这块土地充满了刻骨仇恨。那一座座野蛮而又狰狞的山峦，压弯了祖祖辈辈的脊梁，榨干了父老乡亲们身上的血汗。我们在山的压迫下骨瘦如柴，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我们总是走不出那恶魔般的阴影。上初中时，我觉得那个全县闻名的邓墨林老头简直不可思议，他的老家离我们寨子不远。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一个不小的官，解放战争后期去了台湾，后来弃武经商，发了大财，在美国纽约当了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据说在60年代就是个百万富翁。一次老头回老家祭祖，在坟山上立了一块碑，上刻“月是故乡明”五个大字，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地带走了一抔泥土。我当时想，这老头准是疯了，要不干嘛要带走这生长穷根根的红土？在我的眼里，故乡就像我儿时的襁褓，是那样破旧和丑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是怎样饿倒在放学回家的山路上。我永远也不敢想象弥勒佛般慈祥的李庆云老舅公打柴草时，从悬崖上跌下后粉身碎骨的惨景。我永远都要诅咒那些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的崎岖山路，像老祖母那纠缠不清的臭裹脚，使心急如焚的父亲迈不开步伐，让花骨朵般可爱的阿妹夭折在求医的途中。那一年八月十五，我和母亲在低矮的茅屋下久久伫立，望眼欲穿。正当母亲为阿妹默默祈祷的时候，父亲拖着沉重的步履从暮霭中走来了，我看见他身后的背毡像只取掉糠子的苞谷壳，空洞而又凄惨。苦命的父亲没有背回自己的女儿，没有背回那轮圆圆的月亮，却背回了全家的哭声。昏黄的豆油灯光里，我看见父亲僵坐在石凳上，岩石般的脸上

毫无表情，仿佛没有幸福，也没有痛苦和悲哀。

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坐在被苍山剪破的天空下，默默地思索着。故乡啊，你为何这样贫穷？你怀抱中的子民们为什么生活得这样苦？这样累？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吗？是什么缠住你的脚步，使你在历史的山坳上蹒跚而行？

清晨，一辆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我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流中远远地和我告别，那久久地停留在空中的手臂，像从被雷电焚毁的老树桩上伸出的一根枯枝。他的肩上扛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那是我十多个小时以前换下的衣物。昨晚，当我在县武装部招待所脱下那一身沾满泥土和汗臭的衣裤时，我强烈地体验到了一种金蝉脱壳的快感。我感觉到我脱下的仿佛不是一套破旧的衣服，而是我灰色的童年和少年。我感觉到我正将那些苦涩的记忆连同这最后一个夜晚痛快淋漓地脱下。我要把大山给予我的这一切全部退还给它。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初冬的乌蒙山云雾已经变得有些坚硬，汽车轮子上的防滑铁链压着路面上的薄冰，发出清脆的破碎声，仿佛鸡雏啄破蛋壳的声音。当父亲从我模糊的视线中消逝，我便毅然转过头去，我再也不想往后多看一眼。我久久地抚摸着那草绿色的军装，像梳理着身上刚刚长出的簇新的羽毛。我像一只冲出牢笼的鸟儿，向着憧憬的远方飞去。

然而，越是竭力想摆脱的，越是永远纠缠不清，越是想尽快忘却的，却原来恰恰是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部分。16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我终于明白了那位腰缠万贯的老人为何要漂洋过海，深情地带走故乡的一捧热土，明白了母亲为何穷死都不愿意离开老家，不愿意跟我出来过几天像样的日子。我曾经对这块土地恨得咬牙切齿，而我骨子里对它却又是那样爱得刻骨铭心。我就像故乡的一棵攀枝花，无

论长多么高，我的根须永远都在那贫瘠的泥土里。我的梦永远都飞不出那层峦叠嶂的山脉。这里是我爱和恨的发源地，是我精神的大后方，是我灵魂的最后归宿，是我人生最后的舞台。我身上跳动着每一个细胞，我心中奔涌着的每一滴热血，我的骨骼，我的牙齿，我的头发，我整个的一切，都是这块土地给予我的呀！

波音客机像一条银色巨鲸，穿行在茫茫云涛雾海之中。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两眼白蒙蒙一片。凭着一种特殊的直觉，我断定飞机已经飞临云南高原上空。我感觉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正从万米高空下的地面袅袅升起，弥漫了整架飞机，弥漫了我的全身，渗透了我的血液和骨骼。我的目光穿透重重云雾。我看见那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已经点燃我浓浓的乡情。

故乡啊，你的儿子回来了。在山坳上跋涉几千年了，你还不算老。你依然风鬟雾鬓，翠羽丹霞，四围稻乡，万顷晴沙。既然我已经超越了你那苍凉而又幽深的皱纹，那么，现在就让我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擦去笼罩着你的重重历史迷雾，忠诚地鸟瞰你的暮雨朝云，苍烟落照。

让我打开珍藏在心底的地图，深情地抚摸这一方热土。

这一系列纵横南北，强烈地刺痛我手掌的，是气势磅礴的横断山脉，它们是高黎贡山、伯舒拉山、怒山、碧落雪山、他念他翁山、点苍山、云岭和宁静山，它们与东部的乌蒙山遥相呼应，构成云南的骨架和脊梁，共同支撑起 38 万平方公里的蓝天；这血液一样流过我掌心的，是一条条千古不息的江河，它们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南盘江，最伟大的要数金沙江，它是一位艺术大师，一位大手笔，豪放而又潇洒地勾画出云南北部的轮廓；这日月般交相辉映的，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昆明、大理；南面这翡翠色的一块，是童话般的西双版纳……

云南是富有的。大自然慷慨地赐予这块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名山大川，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泊，有着茫茫无边的林海，有着异彩纷呈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约有高等植物 3 万多种，云南就有 1.5 万多种；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可供利用的矿产资源约有 140 余种，而云南就占了 130 多种；云南磷矿的远景储量达 200 多亿吨，位居全国之首，铅锌锡铜等有色金属的储量及可供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云南不仅以它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而且还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

大自然对云南却又是那样的苛刻。它将希望高高地搁在山上，却找不到通天之路；它将幸福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可又寻不见入地之门。它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大江大河，但大多穿行于高山峡谷，到处是急流险滩，几乎不能通航，甚至连鹰都难以飞过。陡峭峻拔的横断山脉，像一道道天然屏障，阻碍着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使本来就地处偏僻一隅的云南与祖国内地和世界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

然而，历史并没有在高山大河面前停止它前进的脚步。为了砸碎险恶的枷锁，为了拓宽生存的空间，为了开辟幸福的道路，几千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与环绕和敌视着自己的大自然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崇山峻岭之中，悬崖绝壁之上，用双手、用血肉、用生命开辟出了一条条边陲古道。秦开五尺道，汉凿朱提道，唐辟石门道，宋凿博马道……正是这一条条绵延不绝的古道，将祖国的大西南和内地血脉相连。悠悠古道上，一队队马帮翻山越岭，往返穿梭，那丁丁当当的马铃声，伴随着多少晨起暮落，摇碎了多少日月星辰。直到今天，在一些边远山区，马帮仍然是人们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在云南，最艰险的交通工具，恐怕要数悬撞度索了。

横断山区，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崖壁陡削，船筏难以渡江，于是，人们便在两岸各选臂力过人的强悍男子，手持钓鱼线，并各系一石头，于两岸对抛，待两块石头在江中钩连在一起，便将藤绳结于鱼线一端，然后从另一端将其徐徐拉过对岸，并固定于两岸的树干上，用木棍绞紧即成溜索。过溜时，人马都得捆在底笼上。常常有人在沿索攀援时坠入江中。而比这坠江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不仅仅是苍凉的历史，而且还是触目惊心的现实。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跋涉了，攀登了，憧憬为何总是迷失在深山？奋斗了，拼搏了，希望为何总是那么遥远？在无数次扑倒奋起中，历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了一个铁一般的真理。扁担挑不动云南。箩筐背不动云南。溜索载不动云南。马背驮不动云南。云南要摆脱愚昧和贫困，要发展振兴，首先必须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铁路。

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这些美好的愿望和幻想只能是雨后彩虹。

在铁路建设方面，帝国主义列强比中国的统治者不知要聪明多少倍。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筑了一条14公里长的铁路，腐朽愚昧的清朝统治者见后为之惊骇，竟视其为异端邪术，不惜花重金买回拆毁。而这时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已经在英国诞生了半个世纪，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陆路运输早已经进入风驰电掣的时代，把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又一次远远地抛在身后。

从上个世纪的鸦片战争到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相继掀起了一股掠夺中国铁路的狂潮。法国殖民者也趁火打劫，攫取了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经营权。侵略者深深地懂得，要加倍地掠夺云